

红色记忆系列



杨沫/著

QINGCHUNZHIGE

青春之歌

下

信念的力量托起明天的太阳
让思想的烛光点亮我们的灵魂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记忆系列



杨沫/著

青春之歌

下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三天以后。

道静从严重的创伤中苏醒过来了。她微微睁开眼睛呻吟一下，脑子里朦胧地、混沌地浮现出各种梦幻似的景象。

“我还活着吗？”她这样想了一下，就又昏迷过去了。

当她真的清醒过来时，努力思考一下，观察一下，她才明白她是被捕了，受刑了，这是在监狱的一间囚房里。

一个温柔亲切的声音轻轻地飘到她耳边：



“醒过来啦？真叫人急坏啦。”

道静向送过声音的那面侧过头去，在黯黑的发着霉臭的囚房里，就着铁窗外透过来的薄暗的微光，她看见她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个苍白而消瘦的女人。

道静拼着肺腑里的力气，微弱地说道：“我还活着吗？你是……”

那个女人一见道静能够讲话了，且不答应她，却冲着窗外用力喊道：“来人！来人啊！这屋里受伤的人醒过来啦！”她冲着窗外喊罢了，这才回过头来对道静带着鼓动的热情低声说：“叫他们来给你治疗——我们要争取活下去！”

道静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张苍白热情的脸。这时，她才看出，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。年纪约莫二十六七岁。她的脸色苍白而带光泽，仿佛大理石似的；一双眼睛又黑又大，在黯黑的囚房中，宝石似的闪着晶莹的光。

“希腊女神……”一霎间，道静的脑子里竟闪过这个与现实非常不调和的字眼。她衰弱、疼痛得动也不能动，只能勉强对这个同屋难友轻轻说道：“谢谢！不要治啦——反正活不了……”

看守打开门上的铁锁进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长头发也像犯人似的狱医。他走近道静身边，脱下她的沾满污血、打得破烂了的衣服。那痛，奇痛啊！一下子使得道静又失掉了知觉。

当她再度醒来时，那同屋的女人躺在她旁边的床上还在热情地注视着她；长头发的狱医拿着一个小药箱也还站在她床前。他看着道静，对那个女人说：“这次也许不至于再昏迷了。放心！她的身体还挺不错……”他回过头又对道静笑了笑，“他们叫我给你治，我就治吧。没有伤到骨头，你会很快好起来的。”

又过了半天，喝了一点稀米汤，道静年轻的生命真的复活了。可是痛，浑身上下全痛得



像要粉碎了似的，针刺似的，火烧似的。可是，她不喊叫。她望着她床边的年轻女人，凝视着她美丽的脸庞，忽然好奇地想到：“她是个什么人呢？共产党员吗？”

“好，不要紧啦！多吃点东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”年轻女人对她轻轻笑道，“等你的精神好点的时候，告诉我你被捕的经过，告诉我外面的情况。多么闷人啊，在这里知道的事情真太少啦。不行，不行，我的要求还太早。过两天吧，过两天等你身体好一点再说。”屋里另外还有一个也受了刑伤的女学生，这个女人就对她们两个絮絮地说着。她似乎有病，躺在冰硬的木板床上，动也不能动，但她却用眼睛和嘴巴不停地照顾着道静和那个小女学生。囚室外的小走廊里，时常可以听到她低微的喊声：“看守，来呀！她们要喝水！”

“来呀！看守！看守！”

“看守，”她对走进来的女看守说，“你们该

给这位受重刑的弄点东西吃。”看见端进来的是
一块发黑的窝头、一碗漂着几片黄菜叶的臭菜
汤，她皱着眉说：“这怎么能吃呢，你想法弄点
好些的——我们以后不会忘记你的！”

那位瘦瘦的女看守说来也奇怪，她似乎很
听这位女人的话，她支使她，她差不多都能瞒
过其他警卫和看守照着去办。

小女学生约莫有十五六岁，细长脸，长得
机灵而清秀。

她受刑不太重，还能勉强下地走几步。但
是她被恐怖吓住了，一句话不说，成天躺在木
板床上哭。夜间，道静听见她在睡梦里惊悸地
喊道：“妈妈！妈妈！我怕，怕呀……”

在黑沉沉像坠到无底洞里的深夜里，她悲
伤地哭着。这个女孩子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
妈妈。

这时候，那个女人还没有睡觉，她伸出手
拉住女孩子的手，在黑夜中轻声说道：“疼



吗……不太疼？那为什么老哭呢？我猜你一定是想家、想妈妈，对吗？不要哭啦！小妹妹，哭，一点用也没有的。”她喘口气，歇歇，听见小姑娘不哭了，又接着说下去：“我十五岁的时候，那是在上海，也被捕过一次。那时我吓得哭呀，哭呀，哭起没完。可是我越哭反动派就越打我，越吓唬我；后来我一赌气，就一声也不哭了。我就向我同牢的大姐姐们学——跟反动派斗争，跟他们讲理。这些反动家伙们都是雷公打豆腐——专捡软的欺。等我一厉害起来，他们反倒不打我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轻声地笑了，道静和那个女孩子也笑了。

“郑瑾大姐，”那女孩子有气无力地说，“我哭——因为我冤枉呀！”

这名叫郑瑾的女人又安慰起女孩子，虽然她自己气喘吁吁地看起来也是异常衰弱。

“小俞，俞淑秀小妹妹，”她说话的声音很低，但却充满了热情，“你说冤枉吗？不！不！

在这个暴君统治的社会里，哪个好人能够活下去呢？坏人升官发财，好人吃官司受苦，这是最普通、最常见的事。”

小姑娘似乎受到了鼓励与启发，不哭了，渐渐安静下来了。

道静从旁边听见了这些话，她带着惊异的心情，很快地爱上了这个难友。

郑瑾比她们到这个地方早，一切情况她似乎都摸得很熟。

可是那位姓刘的女看守竟听她的支配，道静又觉得惊异而惶惑了。“她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”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，为什么被捕？”第二天晚上，卫兵查过夜之后，郑瑾这样低声问道静。

“我不知道为什么。”道静衰弱地低声回答，“我是个失学的学生，我相信共产主义，相信共产党——也许就为这个把我捕来的吧。我还不是个党员，可是我希望为党、为人类最崇高的



事业献出我的生命——我想这个日子是到了。我什么也不想，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。”

郑瑾静静地听着道静的话，神情变得冷峻而严肃。半晌，她才慢慢地仰起头，在昏暗的灯光下凝视着道静说：“不要以为被捕就是你生命的终点，就一定是死。不是的！共产主义者到任何地方——包括在监狱里都要做工作，也都可以工作的。我们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一口气。我们要亲眼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，快乐地迎接这个日子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看看道静又侧过头去看看俞淑秀，黑眼睛里突然闪耀着幸福的光彩。

接着她就轻轻地描绘起共产主义幸福的远景，描绘起中国将要成为一个独立、自由、平等而繁荣的国家时的情形。

道静听着，吃惊地望着她。啊，多么美丽的大眼睛啊，那里面荡漾着多么深邃的智慧和摄人灵魂的美啊！完全可以相信她是革命的同

志了。而她给予自己的鼓励——也可以说是批评，又是多么深刻而真诚！道静忽然觉得心里是这样温暖、这样舒畅，好像一下子飞到了自由的世界。这样一个坚强的、热情的革命同志就在自己的身边，多么幸福啊。她渴望着、到处寻觅着而找不到的革命同志，却意外地被敌人的魔掌把她们撮合在一起了。

第三天吃过晚饭，监狱里查过第一次夜之后，郑瑾又和道静、俞淑秀两个人谈起天来。她真是爱讲话，不断地说着，好像一下子要把她知道的事情全告诉她们似的。

“小妹妹们，我给你们讲点监狱的生活。那是四年前，在苏州监狱里……”

“这儿是什么地方？到现在我都不知道。”道静插了一句。

“这是属于宪兵司令部的秘密监狱。宪兵三团和市党部有矛盾，可是有时他们也要合作。”郑瑾回答了道静的问话，就又继续讲起她的故



事来，“在苏州监狱里，在那里面我上了三年马列主义大学，学了很多东西……”

“在监狱里怎能上大学呢？”俞淑秀惊奇地把头探向郑瑾。

“听我说啊，这就是奇迹。”郑瑾闭着眼睛疲乏得鼓着劲儿说，“每天早晨监狱附近的工厂汽笛一响，嘿，你看吧！我们男监、女监一两千个政治犯——也有少数其他犯人，就全同时起床啦。原地踏步锻炼身体以后，就每人捧着一本书坐到各人的床位上读起来。这里面有判死刑的，有判无期徒刑的，也有判十五年、十年、八年的，可是他们舍不得浪费一点点时间，一个个都是全神贯注地读起书来。我们有学英文的，有学俄文的，也有学德文和日文的。政治理论更是每个人必学的课程。我学会了德文以后还当了教员教别人。”

“你说的这些人真奇怪，判了死刑还学外国文？那、那还有什么用呢？”俞淑秀和郑瑾、道

静熟识起来了，情绪也稍微好了一点。她听了郑瑾的话半信半疑，睁大了圆溜溜的好奇的眼睛。

郑瑾仰起头来，微弱的灯光照着她的脸，那样明净，那样俊秀，虽然苍白得没有血色，但丝毫不减少她惊人的美丽。

道静又一次在心里想：“她真像块大理石的浮雕——我要能把这样的人雕刻出来多好！”

道静刚要说什么。

“停一下。”郑瑾小声制止了她。因为走廊里传来了卫兵沉重的大皮靴响声。等皮靴响声远了，郑瑾不等道静说，自己抢先说道：“小妹妹，你奇怪他们吗？不，一点也不奇怪！你要明白这些人，不是平常人，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产主义者啊！一个人要是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，要是愿意为真理、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去斗争，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，那么，他一个人的生命立刻就会变成几十个、几



百个，甚至全体人类的生命那样巨大。小妹妹，你们明白吗？这样巨大的生命是不会死的，永远不死的！所以我在监狱里看见了好多好多的共产党员，几分钟以后他们就要被拉出去枪毙了，但是在这几分钟以内，他们还要愉快地生活，还要努力地工作——因为他们是不死的！”

道静贪婪地听着郑瑾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，周身的血液突然在血管里奔流起来、沸腾起来了。她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还会碰到这样坚强的老布尔塞维克——像卢嘉川，像江华，像她梦想中的伟大英雄人物。看，她受刑多重，而且有病，可是她却这样愉快，这样充满了生活的信心，这样用尽她所有生命的力量在启发她们、教育她们。

“还没有去斗争就先想到死，这是不对的！”老早以前，卢嘉川曾经对她说过的话蓦地又闪过心头。可是，这种幼稚的幻想她并没



有完全放弃。道静开始发现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有这么多不健康、这么多脆弱的地方——没有勇气斗争到最后一口气，却幻想能够很快杀身成仁完成英雄的梦想。可是，这是英雄的行为吗？她回过头去看着郑瑾，不禁深深地惭愧起来。

俞淑秀呢，她那孩子气的想念妈妈、想念家、害怕受苦的哭泣渐渐减少了，终于一点也不哭了。她窥探卫兵不在门外走动的时候，就悄悄溜下床来坐在道静的床上，目不转睛地望着郑瑾，听她说那传奇式的富有魅力的狱中斗争故事。

第四天晚上，郑瑾又继续叙说她的故事。

“在监狱里我们还开了报馆和杂志社呢。”郑瑾微笑着闭着眼睛说，“我坐狱的那时候，有两三种刊物，还有一种为了难友们互相通讯联络、交流消息的小快报。有人写稿，有人负责编辑，有些人就分头去缮写。我就是缮写员。

白天不能写，深夜里我的同屋难友就分班替我守夜，我用棉被蒙住全身——一个人的被子蒙不严，就用两三条棉被。被子里面点上小豆油灯，或者用手电筒，我就一夜夜地趴在地上用墨水写，写……”

“你们这屋里怎么老讲话？少说一点吧！哨兵过来，不是耍的！”瘦瘦的刘看守趴在铁锁上冲着屋里轻声劝说着。

“大娘，帮忙帮到底！你是好人，让我们谈谈吧！”郑瑾对女看守说，“人吃了官司多苦啊，我们都在想念妈妈。”

女看守不做声了。郑瑾对道静她们笑笑说：“这个女人是个受苦人出身，碰到她还算同情我们……不行，今晚上我不能再讲了。我受刑闹得身体很坏，又有心脏病……”她喘息着不做声了，似乎睡着了。道静和小俞都怜惜她，也都不再开口。

但是刚歇了一歇，郑瑾却又伸出一只手